

都市心情

心有小暖

文/卜庆萍

清晨被窗外鸟鸣唤醒时,窗帘缝里漏进一缕金色的阳光,落在枕边叠好的衣物上。指尖触到布料的温度,忽然想起昨夜临睡前,母亲悄悄走进房间,把我随意搭在椅背上的外套熨得平整,又将换洗的睡衣叠成方方正正的模样。没有言语,没有刻意的叮嘱,却在这无声的细节里,藏着最妥帖的温柔。这样的暖意,像春日里刚沏好的一杯花茶,不浓烈,却在舌尖漫开淡淡的甜,漫进心底,便成了驱散寒凉的力量。

通勤的路上,地铁门刚打开,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就被涌来的人潮困住。宝宝在车里不安地哼唧,妈妈一手扶着车把,一手试图拨开人群,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旁边穿格子衬衫的男生见状,主动侧身挡住拥挤的人流,轻声说:“姐,我帮你扶着车。”对面戴眼镜的女生也默契地伸手托住婴儿车的另一端,两人配合着将车稳稳推到车厢内侧。妈妈连声道谢,宝宝似乎也感受到了安心,咯咯笑了起来。那一刻,车厢里的推搡仿佛都停了下来,阳光透过车窗落在婴儿车的小帐篷上,也映得周围人脸上满是柔和。原来温暖从不是孤立的存在,它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,能漾开层层叠叠的涟漪,让陌生的彼此,在瞬间有了心灵的契合。

午后工作间隙,泡了一杯温热的柠檬茶,翻开搁置许久的书,恰好读到一段关于时光与陪伴的文字,字里行间的温柔与共鸣,让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。忽然收到朋友发来的消息,没有繁琐的寒暄,只是一句简单的“今天降温,记得添衣”。隔着屏幕,仿佛能感受到对方敲下这句话时的认真与牵挂。想起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子,失意时的安慰,开心时的分享,那些不曾言说的默契,如同散落在岁月里的星光,或许不耀眼,却始终在不经意间,照亮前行的路。

傍晚回家的路上,路过街角的花店,门口摆放着一束束新鲜的洋甘菊,嫩黄的花瓣带着淡淡的清香。店主是个爱笑的姑娘,见我驻足,主动递来一朵:“送你呀,今天的洋甘菊开得特别好。”接过花的瞬间,指尖触到花瓣的柔软,鼻尖萦绕着清甜的香气,一天的疲惫仿佛都烟消云散。原来温暖不必惊天动地,可能只是一朵花的芬芳,一句简单的问候,一个善意的举动,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,点亮心底的微光。

前几日突遇暴雨,下班时天色已暗,豆大的雨点砸在伞面上噼啪作响,路面的积水漫过脚踝,行走格外艰难。正站在公交站台焦急张望,身后传来熟悉的鸣笛声,是住在同一小区的张阿姨。她摇下车窗,笑着招手:“快上来吧,这么大雨别淋着了,我送你回去。”钻进温暖的车厢,看着阿姨小心翼翼地避开积水路段,闲聊间还不忘递来纸巾让我擦去裤脚的水渍。车窗外雨势滂沱,车厢内却暖意融融,这份邻里间的守望相助,没有轰轰烈烈的承诺,却在困境中给予最实在的支撑,让人心头涌起阵阵暖流。

生活本是由无数个平凡的瞬间组成,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,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感动,如同点点星火,汇聚成照亮生命的光芒。心有小暖,便不畏前路漫长;心有小暖,便能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,品味出诗意与美好。愿我们都能在往后的岁月里,既能感受他人给予的温暖,也能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束光,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都因这份温暖而闪闪发光。

人生絮语

小巷里那位阿婆

文/星耀

我和妻子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。以前都走小镇边上的环山绿道,后来觉得那边冷清,少了点烟火气息,于是改了主意,在镇上绕着圈走。这条线路会经过一条僻静的小巷。

小巷不长,很干净,两边都是老式的民房,傍晚的时候,空气里漂浮着饭菜的香味儿,或者淡淡的花草香。在巷子一处老屋的墙角,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阿婆,独自一人呆坐在石凳上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阿婆八九十岁的年纪,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衫,佝偻着身躯,花白的头总是低着,听见人声,才费力抬起,送上一个毫不含糊的笑脸。第一次见着我们的时候,她就冲着我们笑,笑得很灿烂,很温和,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,边笑边说:“瞧这一对儿,不高不矮的,真好……”我们一时也弄不清,她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呢,还是在自言自语,虽说受了夸奖,却免不了有几分尴尬。于是也只好报以羞怯的微笑,然后转身逃离,倒像是做了什么坏事似的,耳中还隐隐约约地听阿婆在背后念叨:“年轻,真好……”

我们每天经过那个小巷,多数时候,都能碰到那个阿婆。碰面的次数多了,阿婆和我们也慢慢熟悉起来,除了招牌式的笑脸,以及“这一对真好,不高不矮的……”之类的话,有时也会跟我们打招呼,比如“吃了没”“挺早的啊”。这时,我们会礼节性地停下来,笑着答道:“是啊,你呢?”一问一答之间,好似有一种淡淡的、暖暖的东西在流淌着,看不见摸不着。等我们转身继续向前走的时候,阿婆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背后念叨,只是内容更加精简,嘴里重复着“真好,真好……”而我们也慢慢习惯了阿婆的存在,以及她独特的交流方式,以至于再从那里经过的时候,偶尔没有看到阿婆,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问道:“咦,阿婆怎么今天不在?”然后彼此相视一笑,继续走我们的路。

妻子每次看到阿婆呆坐在墙角的身影,就免不了会生出一些感慨来。她总说人老了真难啊,孤零零一个,万一生个病,或生活不能自理,没有养老钱的话,更不敢想象了。我们有时也会感叹人到中年谋生不易,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可是

回头想想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知足,或者说矫情呢?和那些风烛残年、无人陪伴甚至还满身病痛的老人比起来,和终将孤独老去的、几十年后的我们比起来,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龄段,可说是人生最好、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了——至少我们身体健康,有另一半的时时陪伴。孩子还小,叽叽喳喳,承欢于膝前。家里的父母也不是很老,依然像老而弥坚的大树一样,拦在我们的前头,替我们遮挡下了大多数的风霜雨雪。尽管人到中年,青春不再,但在父母面前,我们终归还是孩子,偶尔还可以和他们撒撒娇,被他们呵护、惦念……

中秋节后的一天傍晚,我们又一次穿过那个小巷。妻子忽然问道,好像有些日子没见到阿婆了?我说,是啊,有些日子了。经过阿婆家的时候,看到紧闭的大门,以及墙角那空荡荡的、了无生气的石凳,一路上东拉西扯、谈兴甚浓的我们,不由得都有些黯然,心里空落落的,好像少了点什么。

之后又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再见到阿婆,墙角的那张石凳依旧空着。我们很少再主动提起她,但匆匆经过的时候,目光依旧会忍不住往那老屋的门口或窗户里张望几眼。尽管谁都没有说话,但心里都清楚另一半在想些什么——总希望还能看到她端坐在老地方,对我们露出那温和、灿烂的笑,再听她念叨一句“真好,真好……”

直到立冬前的又一个傍晚,天色暗得早,小巷里已经亮起了几盏灯火。经过那处熟悉的老屋时,妻子忽然捏了捏我的手。顺着她的余光望去,只见那扇最近一直紧闭的侧门半开着,射出橘黄色的、温暖的光来。透过门框,远远地可以看见阿婆正坐在厨房的饭桌前,低着头,慢慢地吃着饭,旁边还有一位妇女陪着,两人偶尔会停下来交谈,听不清说些什么,身影中却都分明透着一种安然。我们没有停留,只是相视一笑,继续向前走去,巷子里仿佛又隐隐回荡起那声温和的“真好,真好……”

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